角色 AxelF0819 (LINK) 總字數：2843（已去除數字及英文字源）
角色110111001 (LINK) 總字數：1656（已去除數字及英文字源）

黑字（系統相關、分隔用字）並沒有計算在內

下文以顏色區分角色字數

---

回想起來，這並非他們首個在夢境漫遊裡一同經歷的恐怖副本，然而這個副本卻似乎遠比他們想像中來得恐怖；他們也想像不到日後或會將經歷更多的開聯的副本、以及更可怕的劇情及演出。

更多、更多的……

他們已經不記得這個副本確實在哪一個城鎮的廣場附近所獨發的了。

只記得當時在黑夜中，有一名戴著黃色微笑面具的神祕男人在黑暗中走出來，而他靠近了他們。

「——我不小心遺失了『氣球』，你們能幫我找回它嗎？」

從他的聲線而聽，這名不見樣貌的男子似乎很是緊張，他不習慣眼前有人而陪感不安；卻在最終一刻依然向冒險者一行人提出委托。

——或許就有迫切性吧？不能由他獨自解決的問題，而面前就是「無論如何也想要解決」的困境。

而在冒險者一行人的角度而言，只見系統彈出了對話選項。
同時對方的對話框所示、那名自稱「微笑先生」的男人如此向他們提出請求。
他表示，如果成功帶回氣球的話，可會以謝禮回報之；而這也似乎是副本基本，是為每位冒險者傾向答應的基礎之物。

由此，暫且在遊戲世界下並無對於夜街及舉止怪異的陌生人有所不安，更無懼怪談種種——可以重生及以一切皆可襲退的機制下，似乎讓人都不習慣恐懼的存在。更甚，更加畏怕的，似乎都是那些經常被拿來開玩笑的現實問題：比方說，遊戲進去了、再也出不來之類的；又比方說，帳號被黑客狹持了、然後被瘋狂刷卡什麼的。

兩人於是想也沒想就任由微笑先生繼續把話說下去，而對方話畢以後，眼前慣常出現些許選項。有見事實上也能選擇不聞不問，似乎不一定要全部選取，甚至完全無視亦可。

兩人卻也依然選取了選項二三，為的、就是讓接下來的搜索任務不會讓他們在選定範圍內盲目尋找。

他們於是問，氣球長什麼樣子？

「嗯……它長得有點像『揚聲器』，或許你們看到就會認出來了。」

微笑先生則如是說。

而既然都了解找尋物所有的外表，對於窪嶋而言，如今情報倒也足夠了。

正當這名漠上者欲以轉身那時，身旁的幽冥倒是不為所動。

她依然眼看著人，似乎還想作出提問。留在原地的她又點選了一個選項，再問：再買一個氣球不就可以了嗎。

只見眼前的人雖見不得表情，聲音卻也是無助：

「那不是普通的氣球……是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人，贈予的禮物。」

如此一說，兩人倒是一同明白什麼那般、默默注視彼此了。

並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卻被視之為默認接受任務。兩人最終決定避過在留在原地等待的微笑先生，直接往城鎮更深處的地方走去。

微笑先生最後的回答，使他們反思許多：
又該怎麼說呢，對方回答時，那斷句的形式，可不算是常有的會出現在遊戲內的句構。

加上方才的男子的外型奇特，突然可要聯想到這是怎樣一個風格的副本：他們不知自己接下來的時間裡將會面對氣氛有多恐怖的副本、又或者是一個不知有多恐怖詭異的敵人……反正無論怎麼看也不像是搞笑走向的一個副本？

然而多想無益。如今只希望一切只是自身錯覺。他們莫名其妙地突然緊張起來、而一切也將會是一場虛驚。

窪嶋卻同時又為了得到事前的心理準備，不禁事先詢問同行之人。

他問：

「白石，你本身可以看恐怖電影嗎？」

或許是相處的時日真的久了，明明白石的遊戲角色似乎總不離恐怖血腥的動作及演出。窪嶋卻又多少感覺到白石本人的喜好實與這位遊戲角色有所差異——抑或就連一零本人神色而言加以反思，她說不定實也只是習慣血腥，而不是特別嘗腥？

而這些卻只是一時之間的聯想。似乎並非注重現實之人所需要擔憂的事。最要緊的，是如今由女子口中所發出的聲音與回答：

「事實上不太行。」她說，回答得很是乾脆的她，似乎還真對這樣的題材很是苦手。

如此在他面前的一零的存在，馬上可有種讓人覺得匪夷所思的感覺了。

基於這點，窪嶋從一直以來的試探中得到一個猜測、一個想法。如今似乎已漸趨肯定，卻又覺得暫時不應暴光於人前。

「頭痛了，事實上我也不是那麼能接受恐怖片呢。」

把話題轉回當今，他只是表達出對於同樣題材的感想：事實上也是目前首要關注的事項。皆因他們並不知副本接下來能否進行下去……雖說理論上，若非有已安裝的MOD事前在副本資料內為畫面及表現形式加乘，不然那恐怖程度應該還好…？

對於窪嶋的情況，一零倒沒有回應，如此沉默的她同時並像昔日那時可爽快表示要離開地圖；更無提出需要一改行動目的。

視之為無意放棄副本，已到達城鎮中心的二人繼續筆直地走著、走著……

或許窪嶋多少仍有身為男生的自覺與骨氣，他無意向人仔細表露自己膽小的一臉，恐怖電影又或懼怕之物一題材就在此時姑且被打住了。而又或許時日長久下來，漸漸與白石愈發熟絡的原故：以致他則更加回歸本性。

在這完全沉默的情況下，窪嶋無意再陪人耐住性子——始終經歷過場場對峙及獨處時間，白石怕是生氣也罷，窪嶋都似乎因為過於了解，而漸對其失去影響力。

又眼見面前空無一人的街道、如此剩下只有兩人的地方……背景音樂如同當時那日、某森林副本那般為了恐怖氣氛而停擺，窪嶋默默地伴著人的腳步聲而行，腦袋同時躍出了一想法。

「我在想，假設對方是都市傳說的話，如果現實中遇到這個情況，我們都能活著離開嗎？」在寧靜的街道裡與人一同走著同時，他倒是突然有想要把副本內容帶到現實所談的衝動，他隨口如是說出。

無意為人額外帶來（物理上的）驚嚇，同無意自娛自樂，無意把重心放於二人相處之間，藉藉是忽發奇想欲以聯想這恰似怪談的經歷在現實中可會面對的風險。

——這可是完全的放聲空話，卻又似乎無心地、足以使人自心間畏怕幾分…？

白石需要些會時間，才能理解對方所說的話。
同樣以現實認知任意聯想、任意想像，終想起那不知故事起未、藉為聽過的人頭氣球故事。

「不可能吧。」她說。她不認為會發生，發生了也不可能生還，然而夾雜在一句之間，似乎意圖任人解讀。

雖沒故意表態，然而任憑想像間，的確內心也畏怕起來：她害怕未知的事、不思議的存在，以及謎一般的都市傳說及故事；由此，她半帶責備地看向窪嶋，並朝其肩打了一下，以表示不滿。

並沒有多用力：她知道窪嶋藉藉在與她對望時已讀懂自己的想法，故再用力懲罰也並無意識吧？

這卻在窪嶋眼中帶有玩笑的意義，毫無歉意地輕笑出聲，他也因而決定不再就同一話題議論多少。直至兩人終走畢城鎮的街道，來到了鎮外荒野：他們原本想要轉頭往城鎮的另一條大道而行的；卻在同時之間，由一人察覺不妥。

「等一下。」窪嶋說。腳步並沒有延伸至原訂的方向那邊。他看向荒野那處的樹林，稍感疑惑。

「地圖上的搜索範圍還包含這裡？而且也太大了吧……？我們要先看看這邊嗎？」

倒不用白石回應亦知答案。惟荒野始終與城鎮不同：雖說城鎮尚無驚嚇，盛密的叢林卻怎麼想都可以有太多事物可以成為突發恐嚇的素材了。

他們緊密而行，直至在一片墨綠下見得異色，向其走近，他們才發現當中真相：

這是個徘徊於此的「氣球」——正確來說，它是一顆連著帶血脊椎骨的腐爛人頭。
人頭的嘴巴被撐開到極致、硬是塞入了一個揚聲器，它正低語著各種夢域近期流傳的謠言：主角有各種族領導者、身邊的朋友、以及玩家自己本身……而玩家都各自清楚，那只是虛構的胡話。

人頭發現了你們，從喉間擠出無法辨識的話語，流著血淚朝你們飛來！

在兩人能以反應以前，人頭流著血淚，朝兩人大喊：

「110111001！」

它指明了對象，並說出了關於金錢的遙言。

「你家裡貧困潦倒，而你花費不貲。你的卡貸真是可怕、而且你因為這樣，還……」

白石明知自已正正遭受指名污衊，卻似乎基於話題而無所動容……更重要的應該是人球氣球的突然彈出：這讓她承受了極大的恐懼。

「啊……！」忍不住驚叫出聲，理性明知如此沒有理由不好好教訓眼前的怪物，然而她雖喚出了槍枝，朝人頭氣球筆直掃射。事實上卻依然一手捂嘴，一手抖震得需花神試圖緊握武器。

那恐懼似乎不藉是源於突發恐怖，而是其讓她不安及覺得噁心的存在一直留於腦海。
儘管遊戲系統大多會使她能鎖定目標，然而從她的情況看來，的確是被嚇得很不輕，且少有地使她失去了冷靜。

一旁的窪嶋同樣對謠言沒有反應，或者說暫時沒有？
只為事前實也聽得人頭說上許多流言輩語，當中有些他根本沒未聽過、也不知對或錯的。如此要花神理解可需時間了，而短短幾秒已戰鬥模式的情況更是注目，如此：若花時理解也是無謂，畢竟戰鬥勝利更加要緊。

對他來說人頭的衝擊可謂全無，何況——

「白石？」他似乎倒是更在意被難得反應很大的白石。以致朝人頭下落刀時沒能集中，未能命中敵方要害。

「我們先集中打敗它吧？」同時也意識到轉頭看人的自己輸出乏力。

——他明白對於正值害怕的人說出不要害怕的話有多諷刺，同時白石也不是需要正面鼓勵或給予安慰的人。
而反正藉能由打敗怪物解決問題，他如此提議道，也算是希望能以間接的形式使對方能靜下心來。

另一邊廂，人頭氣球被槍火刀劍傷及下傳出電訊被切斷的雜音。
他似乎想喊叫，又不得喊叫；想要說話，又不得說話。

這完全是一場能以理解的人也知恐懼的不安畫面。

人頭氣球這時扭動起來，並以其殘脊鞭打玩家！

白石眼看正在活動的人頭氣球已花上許多精力，事後意識到對方在朝她說話那時，只能緩慢點頭。
道理雖懂，然而依舊懼怕：眼前的畫面聲色使她倍感壓力。怕是稍減恐懼，仍讓她確實比平常都來得慌張許多。
內心期許著怪物能被儘快解決，她緊握槍技，試圖儘快解決眼前魔物。

留意到對方雖然害怕依然，卻依然努力打擊……看來她依然用自己的方法試圖完成副本吧。

窪嶋也別無理由怠慢攻擊。

他於是加快腳步，點亮身邊的裝置得以加速，繼圍繞氣球附近的樹幹，複打氣球。

人頭氣球發出刺耳欲聾的瀕死哀鳴，其聲衰力歇，與電子音色混合成爆音：

使人頭痛及難以集中的音波使人痛苦。他們一時間叫痛得跪下來，並失去些會的行動時間。

這下白石似乎也要無力站立起來了：如此卻也不死心地依然放膽一併，她漫無目的地按下板機，瘋狂射擊。

如此，槍彈恰好命中氣球，減去其最後的生命力，被射倒在地的人頭氣球再也動彈不得。

內部的揚聲器粉碎掉落，這下除去電子音色的修飾，人頭終始要說的事才愈出枱面。

它說：「……殺了我、拜託殺了我……」

而戰鬥也是恰好完結了。

白石似乎終於鬆了一口氣，然而跪在地上的她一時無意站立，也無意再觀察人頭氣球，如今責任則由窪嶋自行附上了。

「所以說……揚聲器跟人頭說的話……是分開的？」無力以後重新站立，朝倒下的人頭走去，他聽出對方由自己的口中，所要表達的真實話語。

——電影看多了，窪嶋的理解力及想像力自然在故事中成功奏校。這時白石還在一旁回神，面前卻跳出選項：

殺死它，抑或把它留在背包之中、期後交予微笑先生。

眼看一旁的確畏怕人頭氣球的白石，並不覺得對方還有餘力想要再次看到它。窪嶋於是決定殺死人頭氣球。

他默不作聲，掏出小刀，且朝人頭氣球的首頭直接捅去。人頭最後發出慘叫，同時化作煙霧，逐漸消散。

這個時候窪嶋走到白石身邊，待對方似乎有餘力聆聽自己說話那時，才慢慢說道：

「我們回去吧。」

聞言的白石愣了愣，終不發一聲，重新站起。這後他們還得要重新走回那悠長街道……然而此刻也是別無壞處，最起碼她似乎可以同時嘗試調整心情。

看見空手而歸的玩家，微笑先生隱約察覺了什麼，情緒失落地垂下頭。

「這樣啊……我明白了，但還是謝謝你們的幫忙。」

微笑先生離去前，留下了一些禮物——

【獲得 微笑香氛蠟燭】

家園裝飾。永遠燒不完的小蠟燭，使用後家中會瀰漫著令人露出微笑的芳香。

【獲得 微笑小餅乾】
微笑先生手工製作的餅乾，搭配紅茶更美味。食用後會忍不住露出微笑。

【獲得 微笑彈力球】
普通的舒壓小道具，可以捏來玩。用力捏的時候，彈力球會發出笑聲。

兩人最終眼看著微笑先生同樣消失在他們視線之中。

「看來我們今次是活下來呢。」對於先前的玩笑作出回應，他看向白石，笑道。

然而儘管已在方才平復了心情，白石一時之間還是比平日回應得緩慢，更甚失去了與人聊天的動力。藉藉循著同行人的笑聲看向NPC所步入那漆黑的城鎮角落。

——恐怖故事都有一種後勁。

這後勁強烈得白石沒有信心能在下線以後能獨自處理，她於是想要向窪嶋提出求助；而基於窪嶋的遊戲角色衣著單薄，她最終輕輕碰觸其漠上者的指尖，並拉著其尾指。

「……再陪我多一會，可以嗎？」

難得示弱的她，目光沒敢留在同伴身上，她低頭而說，視線循著自身服裝而去。

「嗯。」同樣本身對恐怖事物苦手的窪嶋，自然明白白石的想法。依然稍感意外之餘，他回應得爽快，並自主因為對方而延長原訂的在線時間。

「你要來共和國嗎？」他主動提出下一個行程的邀請。

「我想拿個道具，那裡的人又很多，而且——你會發現自已總有事情可以在那邊做。」

又要不然——若是以前的小偷還在的話，白石說不定很快就可以打人打個痛快，且忘記如今的事吧。

如此，想當然是他沒說的話了。

《*08.18* 微笑先生的氣球》完